

第四章 由赣入闽

蒋介石对闽变的态度

一九三三年八月，我奉命由八十七师副师长调升为第三十六师师长。这个师是以驻在南京附近的八十七、八十八两师（这两个师的前身为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一、二师）的四个补充团编成的，下辖一〇六、一〇八两个旅，每旅两团。部队编成不到一个月，即奉命开江西抚州，于九月中旬全部到达，派出一部到上顿渡、浒湾两地担任守备，主力集结在抚州附近。那时北路军总司令部刚刚成立，亦设在抚州，总司令为顾祝同。蒋介石的行营设在南昌，但他有时常来抚州小住，住在抚州中学的后花园里。因此，我又被派兼任抚州警备司令。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李济深、蔡廷锴等以十九路军为骨干，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取消国民党，换了国旗，并发表反蒋宣言。同时听说派人与红军接洽，谈判停战和合作等问题。

闽变发生时，蒋介石在南昌，他根据所获得的各方情报和审度了当时的整个国内形势，认定不迅速扑灭这一事变，将会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他和熊式辉、顾祝同、陈诚、林蔚等人进行了几天的商讨后，决定立即从各方面抽调部队入闽讨伐十九路军。其作战指导大要如下：

一、以蒋鼎文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由赣东进入闽北，集结于建阳、建瓯一带。

二、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赣路运到衢州，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一带。原驻闽北的刘和鼎的三十九军，亦归张指

挥。

三、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刘戡的八十三师、汤恩伯的八十九师，按第四、三十六、第十、总指挥部、八十三、八十九等师的顺序，经金谿、资溪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

四、派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当时蒋军的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并轰炸福州等地。

五、将原驻在南京的最好的两个炮兵团——第一、第五两团（这两团各有德造卜福斯山炮二十六门，装备齐全，系经由德国顾问训练出来的）的大部分，运到建瓯集结。

六、派海军舰队到福建海面活动，进行侦察和威胁。

七、俟各部队大体集结完毕后，蒋介石亲自到建瓯设立行辕，指挥各部队开始攻击。

从上述概要的部署，可以看出两点：（一）抽调入闽的兵力，全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并集中了海空军及炮兵的优势力量。（二）蒋介石当时在福州、厦门等地有其情报网，加上刘和鼎军在闽北一带表面上敷衍蒋、蔡，实际上效忠于蒋介石，因此蒋介石对于十九路军的兵力位置及李济深等人计议的政策方针了如指掌，乘李、蔡等议论纷纷，部署未定之际，迅即兴师入闽，取得了先发制人之利。

进入闽西

大约是闽变发生后第九天的早晨七点多钟，蒋介石亲自从南昌打电话给我，问我部队的装备情形和部队的战斗力如何。我一一答复了他，并以自信的口吻对他说：“官兵的战斗意志是旺盛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过了两天，他乘汽车来到抚州，立即召见我，又问了一下部队的情况，随即下一手令，发给三十六师轻机关枪二百挺、驳壳枪三百支，叫我立即派人到南昌军械库去

领取。同时他嘱咐我，将在抚州附近的队伍于明天上午九时集合，听候他的检阅。当天我就派军械官乘一辆大卡车持蒋的手令前往南昌领运武器。翌日上午八时半部队在飞机场集合完毕，蒋介石于九时偕顾祝同、林蔚等乘汽车到场，随即乘马巡回一周。当时三十六师官兵精神颇为旺盛，服装也相当整洁，因之军容颇盛。蒋介石检阅后，显得很满意，笑着对顾祝同、林蔚说：“看来这个部队不错。”继而集合官兵讲话，说的是勉励大家要英勇杀敌，保家卫国，严守军纪等。下午四时，蒋介石叫我带各旅团长去他那里开会，参加的有旅长伍诚仁、傅正模，参谋长钟彬及四个团长。会上蒋介石首先宣布李济深、蔡廷锴等公开“叛党叛国”，在福建组织什么“人民政府”，国民政府已明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负责讨平叛乱，随即说明讨伐十九路军的重要意义；继而命令三十六师归卫立煌指挥，日内由抚州出发，经金谿、资溪进入福建。他反复叮咛，此行要经过共军区域，也可能与共军发生战斗，务要特别小心戒备，行进时两侧要多派搜索队伍，宿营时必须把兵力集结，不可过于分散，宿营前要先做好工事，布置好警戒，夜间要严密巡查等语。最后他下一手条，发给各旅、团长特别费各一千元，师部特别费一万元。

三十六师部队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旬自抚州出发，到金谿停留了两天，主要是充分地准备粮食，因离金谿后一两天就要进入苏区，筹集粮食是很不容易的。规定每个官兵必须自带粮食五天，非万不得已时，不准食用，团的输送连和师的输送营，均以携带粮食为主，弹药次之。自离金谿后，规定每日行程不超过六十华里（一般都是以每天行军五十里为限度），并尽可能地将部队集结于一个地区为原则，规定了各团的宿营地。因此，部队于每日上午七点多钟由驻地出发，到下午三时左右就到了宿营地，到达后立即侦察地形，配置警戒，构筑工事，大家忙碌约两个小时，才准入宿营地吃晚饭和休息。所有这一切措施，都为的是防备红军的突然袭击。离金谿进入苏区后，所经过的地区绝大

部分都是崇山峻岭、羊肠小道。在路上很少看到老百姓，就地征发粮食和找人带路都感到困难。自金黎到邵武，在将近二十天的行军中，真是提心吊胆，这说明当时蒋军官兵对红军的畏惧心理。但是说来也很奇怪，我们除了在资溪附近与地方武装稍有接触外，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战斗。

部队大约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了邵武，大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这里是蒋军管辖的地区，记得好象是福建部队周志群旅驻在那里。此地人烟稠密，物产相当丰富，蒋介石已先派出后勤人员在这里设立补给站，准备了大批粮食和副食品，部队已不再感到补给的困难了。我们在邵武休息了两天。

攻 略 延 平

我师奉命由邵武向洋口（洋口在顺昌东边约一天的行程）前进，到达洋口后，接蒋介石电令开往延平（又称南平）以南地区，协助刘和鼎军攻击延平，尔后暂由蒋直接指挥。这时蒋介石已到了建甌。

最先到达邵武的第四师和最后到达邵武的八十九师，蒋介石派汤恩伯为纵队司令，指挥这两个师经将乐、永安、华安向闽南方面活动。

卫立煌率第十、第八十三两师沿着三十六师行进的路线于元月中旬到达顺昌后，奉蒋介石电令向沙县附近集结，待命作第二步的行动。

延平城位置在闽江的上游，是建溪、富屯溪、沙溪三江的会合点。江面水深流急，险滩暗礁甚多。闽西北地区盛产木材，就是经由这些河流放到延平，再由延平结成木筏后运到福州去的。延平城高出水面数十公尺，东、南、北三面的大部分都是江水环抱，西北面是一带高山，南面为九峰山，形势雄伟险要，为易守难攻的要津。

一九三一年刘和鼎的五十六师驻在这里，害怕红军进攻，曾以全师兵力并征调一部分民伕及大量木料等，在西北面的一线高山及南面的九峰山，构筑坚固工事，将山地的好些地方削成陡壁，于工事周围设置了铁丝网、竹签、鹿砦等副防御障碍物，轻重机枪全有掩盖工事，挖了许多交通壕将阵地连贯起来，并设有掩蔽部及储水设备。

当时守备延平城的为十九路军的教导师，是新近由一个旅扩充的，师长为司徒非，全部兵力约五、六千人。

蒋介石到建瓯后，刘和鼎向他报告了延平的敌情和地形，特别强调工事的坚固，蒋介石根据他的报告，决定集中全部炮兵的火力及空军的大部分力量，协助刘和鼎部向靠近延平西北的一带高地进攻。蒋介石还亲自写一手令派飞机空投给我，说九峰山工事坚强，不宜猛攻，只要派相当兵力相机攻击，以牵制敌军兵力，俟正面攻击奏效后，再共同歼灭延平之敌。同时他命我派一个团开往下道、吉溪（这两处都在延平下游，约一天行程），防备十九路军由水口派兵前来增援。我当即令派二一二团团长李志鹏率部前往下道、吉溪布置。在预定攻击开始的头一天（确切的日期记不清楚，大约是一月二十日左右），我率各旅团营长对九峰山的地形及敌军阵地的构成、工事的强度等，进行了详细的侦察。九峰山紧靠延平城对岸，以有九个山峰而得名，自河边西南端起向东北延伸，山峰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高，到最高的一个峰，有如狮子的头一样。靠河边的一段，山形陡峭，不易攀登，最高峰（第八、第九峰）工事最坚固，有如一个堡垒。中间一段，即第四第五峰间，虽地形也很险要，但树木茂密，易于接近，看来工事亦不如东面一段那样坚固。侦察完毕后，我叫各营长先回去，随即与各旅团长在一个山头上开会，决定以二一一团担任第八第九两峰的攻击，所有各团的迫击炮、平射炮均集中起来支援二一一团，主要在先摧毁敌军工事，步兵相机进攻而不要猛扑，以避免过多的伤亡；以二一五团（这是全师中老兵较多的

一个团)于夜间运动先开到九峰山麓,第二天利用树林逐步接近第四第五峰间地带,行动必须十分隐秘,不要使敌军发现;以二一六团为总预备队。部署大体完成后,即电蒋报告概要。

第二天对延平的攻击正式开始了。上午八点多钟,大炮数十门以猛烈的炮火向延平西北一带高地轰击,到九点多,飞机十余架亦向那一带投弹。大约十一点左右,刘和鼎部的一个旅开始冲击,但守军十分顽强,利用地形及工事,多次打退了刘军的进攻。听说司徒非部还举行局部的逆袭,刘军的一部溃退下去了。这样,从正面的攻击顿挫了。要到下午才能再组织第二次进攻。

二十六师的二一一团于是日上午九时开始行动,先以猛烈火力向敌阵地射击,并利用平射炮对准敌军的机关枪口射击,制压了敌军的一部分火力,到十点多钟,来了两架飞机低飞向第八第九峰的敌军工事投弹,颇多命中。这时,二一一团利用敌军混乱之际立即冲锋,攻下了敌军阵地的几个支撑点,伤亡达六十余人,敌军仍顽固地据守着主阵地。我当命暂停进攻,将平射炮迫击炮向前推进,以便更好地摧毁敌阵地和制压敌军火力;同时命二一五团以极秘密的行动,更向前接近敌军阵地的中间地带。到下午一点,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迫击炮等射击约半个多钟头后,二一一团以两个营猛力冲击,大声叫喊“冲锋”、“杀”……敌军误以为我师是集中全力攻击第八、九两峰,遂从守备右翼阵地的部队抽调兵力增援。正当第八、九峰战况白热化的时候,我二一五团看破了敌军中间地带的薄弱,立即发起冲锋,仅仅遭到微弱的抵抗,不到十分钟就占领了第四第五峰。不久,敌军有组织的抵抗就瓦解了。除毙伤的外,在阵地上俘虏的有三百余人。有一百多人逃到江边,企图逃过河退到延平城内去,结果也多被消灭了。九峰山紧靠河边,而河幅并不宽,在山上俯瞰延平城内敌军行动,清清楚楚,步枪机关枪都可以射击城上的守兵。敌军失此屏障,显然无法继续顽抗了。下午二点多钟,来了四架飞机在上空盘旋,我师在九峰山上用对空联络布表示已完全占领了九

峰山，一架飞机立即飞回建瓯向蒋介石报告去了。同时我亦将作战经过及攻占九峰山情形，用无线电向蒋报告，并认定延平守敌将无法继续顽抗，建议派人劝其投降。到下午四时左右，来了一架飞机在九峰山上低空盘旋三圈后，投下了一个布口袋，我们拾着打开一看，是蒋介石亲笔写的一封信，大意是：顷据飞机侦察报告，三十六师已攻占九峰山，使余喜出望外。……原以九峰山地形险峻，工事坚强，故只要三十六师助攻以牵制敌军兵力，因此我没有叫炮兵支援你们的攻击，而你们英勇奋发，竟一举攻克九峰山要点，此种精神，实堪嘉奖等语。同时，蒋介石又于当天晚上发出一个给全国军队的通电，也是表扬三十六师的，大意谓三十六师是一个新编成的部队，由于士气旺盛，英勇奋发，竟一举攻占敌军的坚强阵地，于讨伐叛乱战役中首建奇功，为平定闽变奠定了基础等语。

十九路军延平城守将司徒非因九峰山屏障既失，自知难以固守，遂于翌日晨派军官向刘和鼎军接洽投降，刘部的桂旅于当日进入延平。至此，“讨伐”十九路军的第一仗，是胜利地结束了。

开往古田

延平是闽北的要津，而古田、水口则是屏障福州的两个要点。这两处如不能保，福州是不能守的。十九路军派其新扩充的一个师（番号弄不清楚）守备古田，师长为赵一肩，在上海抗日时，他是总指挥部的参谋处长。

蒋介石到建瓯亲自指挥刘和鼎军及三十六师攻打延平的同时，命张治中指挥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经玉山街、西溪向据守古田的赵一肩部攻击。部队到古田附近后，得知古田城池的防御工事做得很坚强，张治中估计如果攻坚，纵能攻下，伤亡亦会很大。因此，他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赵一肩，以大义相责，

以利害相劝，望他悬崖勒马，及早归顺“中央”。赵一肩原则上同意和平解决，派其副师长陈任之出城来接洽。在洽商的过程中，在张部右翼的第三路总指挥蒋鼎文，一再责问张为何屯兵城下，迟不攻击。蒋鼎文并直接命令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进攻，张治中力阻王部开枪，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一切由我负责，上面要砍头，砍我的头，……”，张仍坚持和平解决。由于时间的迁延，蒋介石感到不快，乃嘱蒋鼎文传达给张治中一个命令，限即刻攻克古田。其时正值延平已经克复，蒋介石命我师立即开往古田受张的指挥，协助攻取古田。延平克复后仅半天，三十六师便向古田前进。到达后，张及八十七、八十八师官兵都很高兴，因为三十六师和八十七、八十八师是姊妹师，也都是张的旧部。这时，张一方面电蒋介石力陈和平解决之利，一方面加紧谈判，派其参谋长祝绍周入城见赵一肩，反复陈说利害。延平攻下后，不用说，对赵一肩部走向投诚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赵部感到援兵无望，而蒋军兵力不断增加，孤城困守，终非长策。于是，赵一肩接受了张治中的劝降，于某天早晨亲自来到张的总指挥部。张对他很客气，要他把部队撤出城外，到指定地点驻扎，赵接受了。这样，古田问题解决了。随后蒋介石命令张将赵师解除武装。听说蒋介石以后送了赵一肩一笔钱，叫他出洋考察。

延平克复后，蒋介石命蒋鼎文指挥第三、第九两师沿闽江北岸东进，进攻水口。水口由十九路军谭启秀（听说他那时是军长，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谭是吴淞要塞司令）带一个多团在那里驻守。当时因蒋军声势浩大，防守水口的部队相当惊慌。据第九师师长李延年亲自告诉我说：“我们拿下水口，是一个通讯兵的功劳。我们部队到达水口附近后，我率第九师干部正在一个山头观察形势，忽然一个通讯兵跑来报告，说在长途电话线里可以听到敌军的通话。于是我立即叫一个参谋去窃听，不久那个参谋回来报告，说听到那个团长和谭启秀通话，十分恐慌，一再

要求增加部队，谭则说无兵可派等语。我利用了这个有利的消息，立刻派一个团开始攻击。敌人扼守在桥一边，我军炮兵只打了几十发炮弹，步兵开始向前冲，敌军就动摇了，纷纷向福州方面逃窜。本来以为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拿下的水口，结果只伤亡十余人，不到一个钟头就解决了。”

向闽南追击

古人说“谋定而后动”，依我看，福建事变的组织者，可说是动而后谋。例如在政治上最首要的问题，是否与共产党合作，一开始并无确定的决策，听说只是事变发动后，才派人去苏区接洽。对各地方势力，如桂系、西南及北方各军阀势力，事先亦未派人切实接洽过。因此，当他们的“人民政府”组成并发表反蒋宣言后，各地方军阀势力，皆存观望无一响应。至于抓住人心，发动群众，更谈不上，所以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处于孤立。军事上，十九路军原有的基本部队为六十、六十一、七十八三个师，一二八淞沪停战后扩充两个师，共为五个师，实有力量不足五万人。事变发生后，发表了五个军的番号，而实力并无增加。在当时那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即单从军事观点而言，十九路军应将主力控置于闽南地区，第一步与红军达成停战协议，第二步进而与红军密切合作互相支援。这样，才能保存自身的力量，并逐步得到发展。但从事变的发生到消灭这一短促的过程中即可以看出，闽变的首脑人物在军事上也是毫无计划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部队的作战能力，以为蒋介石不可能于很短时期内调动大批部队入闽，即来了也以为在闽北的延平、古田、水口一带可以支持相当时间。在这种错误的计算下，结果几乎没有怎么打就全部被消灭了。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已抽调大批部队集结闽北并准备向延平、古田一带进攻时，乃下令将原在闽南一带的部队向福州附近集结，而那些队伍刚刚开到福州附近时，

蒋军已攻下延平，围攻古田，水口亦告紧。在福州的军事首脑部想派部队往援古田，尚在踌躇未决之际，而古田的赵一肩投降了，水口失守了。与此同时，原集结在沙县附近的卫立煌部（第十、第八十三两师），正向闽南的仙游方面前进。这样一来，所谓福建人民政府，已陷于蒋介石的军事包围中，弄得惊惶失措。首脑人物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陈友仁等及其他一些要员，均仓皇由海道乘船逃往香港。仅由蔡廷锴亲自率十九路军主力向闽南的泉州方面撤退，几万人均沿着由福州通往闽南的一条公路走，拥挤不堪。

蒋军攻下水口后，蒋介石命蒋鼎文率第三、第九两师迅即向福州前进，十九路军已向南撤，未经战斗，即占领福州，至此福建“人民政府”宣告垮台。时间当为一九三四年一月底或二月初，我记得正是过旧历年的时候。

我师随第九师之后到了福州北边的一个市镇——洪山桥，那时蒋鼎文正在那里，我去见他。通常在打了胜仗的时候，人总是兴高采烈，但出我意外的是蒋鼎文却一点欢乐的样子也没有。他板着面孔懒洋洋地对我说：“十九路军大部队离开福州才一两天，委员长已命第三师由马尾乘船，在海军舰队的掩护下，到厦门登陆后直取漳州，第九师暂留在福州附近。三十六师应即由峡口（峡口在福州东边二十多华里）过江，沿公路向南追击。”我看他态度不好，接受任务后就退出，心里感到很纳闷，便到党政处去找顾希平。他是我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彼此见面很热情，聊了一会儿，我就问他：“我刚才见蒋总指挥，他好像很不高兴，懒洋洋地对我说了几句话。我看他态度不对，没有说什么就出来了，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吗？”顾希平连忙摇着手对我说：“老宋，你不要误会，我们一路来，在路上他常说你能干，从未说过什么不好的话。蒋铭公的生气，是为了福建省主席的问题。在江西出发前，委员长（指蒋介石）叫蒋铭公的总指挥部设立一个党政处（其他两个总指挥部是没有的），并授权于他。

沿途可以委派地方行政人员。因此，蒋总指挥认为打下福州后，一定会发表他为福建省政府主席，所以带来的人很多，单是党政处就有二百多人，许多都是蒋铭公的亲友推荐来的。但昨天晚上收听中央广播中台的消息，行政院已决议派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蒋总指挥听了后，气得暴跳如雷，一脚把收音机都踢翻了！……”这是本文中一段插曲。可以看出蒋介石集团中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可说一切就是为了升官与发财。

三十六师到达福州附近后，又值旧历年节，大家满以为可以休息几天，但结果是进福州城去看看的机会都没有，在微雨中立即开往峡口去渡闽江。这里离马尾很近，已是闽江口了，所以江面颇宽，一师人马渡过去，需要相当时间。我命以营为单位，一个营渡过江集结完毕后，立即向前追击。全师花了一天的时间才渡完。先头部队过福清后，便和十九路军的后卫部队接触上了，一路都有小打。这次追击相当勇猛，我叫参谋人员和政工人员沿途在墙壁上或树上大书“劲者先，疲者后”六个字，凡两腿能走的，都拼命地向前赶。大约是二月中旬，三十六师的主力部队到达了莆田县属的涵江。涵江在莆田县城北二十华里，是一个很繁华的市镇，有四层楼的大旅馆，三十六师指挥所就设在这个旅馆里。到涵江后，得知十九路军的最后一个师离开涵江还只有几个小时，我们从地形上判断，认为这个后卫部队可能要据守莆田县城一个时期来掩护其主力的撤退，因此命各部队均在涵江附近休息一夜，恢复体力，准备明天可能发生的战斗。第二天一早，部队继续向前追击，先头的二一六团行抵离莆田五华里的一个桥口，便遭到十九路军后卫部队的抵抗。团长王作霖听到前面发生枪声，便亲自跑到前面去侦察，并指挥一个连向右翼去包抄。由于过于接近，他又不隐蔽，被敌军用机枪扫射，命中要害，抢救不及，仅半小时，这个王团长便牺牲了。我得报后，对王的阵亡殊为伤感，同时立命该团中校副团长胡家骥代理团长，指挥部队继续攻击。扼守这个桥口的是敌军四十九师的一个连，经过两三

小时的战斗，二一六团攻过了桥，并俘虏了这个连的大部分，继续向莆田攻击。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四十九师师长为张炎。过去在上海抗日时，张炎是六十一师的副团长，从那时起我便和他建立了友谊，他到福建后我还和他通过一次信。由于这种关系，我便写了一封信，劝张炎赶快归顺中央，交被俘的四十九师的一个排长带回去。这时，一〇八旅正在攻击莆田，并派两个营取小道绕到莆田南边去。据守莆田的敌军后卫部队恐被包围，便弃城向南撤退，我师于是日正午进入莆田。在莆田休息午饭，继续向南追击。到下午四点多钟，前卫部队送来一封信，是张炎给我的回信，并附有致杨永泰的一份电报，长约千余字，是用密码翻好了的，托我代发。当天晚上我就交无线电台代为拍发。当时杨永泰是蒋介石南昌行营的秘书长，是政学系头号人物，以后我才知道杨永泰和张炎是小同乡（都是广东高州人），杨永泰并有将其女嫁给张炎的意思。十九路军还在江西时，蒋介石就叫杨永泰对张炎做工作了。同时听说蒋介石也早就叫熊式辉对十九路军的另一个师长毛维寿做工作（十九路军所有团级以上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广东人，只有毛维寿是江西人）。十九路军主力退到泉州后，蔡廷锴离开部队跑到香港去了，群龙无首，毛维寿、张炎两人力主接受中央提出的改编条件，和平解决，就可见绝不是偶然的了。

当十九路军大部队沿着公路向泉州方面撤退时，卫立煌所指挥的第十师的先头团已赶到仙游、惠安间的涂岭附近，在公路西北侧一带小高地设伏截击。适蔡廷锴率其警卫部队分乘大小汽车多辆蜿蜒向南行驶，该团以重机枪数挺向之猛射，蔡廷锴下车步行，得免于难，有汽车数辆被击毁。十九路军当即抽出有力部队展开攻击，勇猛冲杀，该团招架不住，稍向后撤。卫部的八十三师二四九旅行抵仙游南面公路一个山口附近时，与十九路军的侧卫部队张君嵩师遭遇，张部战斗力强，横冲直闯，将该旅打得落花流水，纷纷向后撤，幸八十三师主力赶到加入战斗，空军亦协

助作战，才把张师的攻势挡住了。在这里激战了一天多，张师便向南撤去。卫立煌率两师尾追，到达惠安县以约十多华里的洛阳桥，便成了隔河对峙了。洛阳桥相当长而宽，全系大块石头砌成，做得坚固而又美观，相传宋仁宗南巡时曾到过这里，说此地风景似洛阳，因此几百年来这个桥一直就叫洛阳桥。由洛阳桥再向南去四五十华里，就是泉州了。

我率部队沿着公路继续南进，大约是二月二十日前后到了惠安，又和第十、八十三师会师了，重归卫立煌指挥。卫命我率部于当夜出发，尽走的一些山径小道，绕到泉州西面约四十华里的一个市镇去，在那里布防，防备十九路军向西突围。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那里，立即作了必要的部署，追击任务，至此基本上结束了。

十九路军被消灭

占领福州后，蒋介石发表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所有在福建的部队，均归他节制。张治中所指挥的八十七师开入福州，以后即担任福州及闽东地区的警备任务。命八十八师开往闽西北地区，归汤恩伯指挥，以后参加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张治中辞去第四路军总指挥，仍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原职。蒋鼎文率第九师继第三师之后，乘海船到了厦门，第三师已先到了漳州，原在漳州的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的特务团（即警卫团），听说实际还不到一团人，离开漳州经龙岩逃入广东境内去了。归汤恩伯所指挥的第四、第八十九两师部队，有一部分到了同安附近（同安在泉州的西南方向）。这样，就把十九路军退集到泉州的部队完全包围住了。蔡廷锴看到局势已毫无希望，便只身离开了部队。蒋介石每天派飞机到泉州上空散发传单，指明中央军已经到达的位置，告诉他们已完全陷于重围中，要他们派代表到厦门或到惠安向蒋鼎文或卫立煌接洽投降，如果拒绝的话，便将大举

围攻，并派飞机轰炸等语。同时卫立煌派八十三师参谋处长符昭霖前往泉州劝说。符为广东人，与十九路军的一些中上级干部熟识，经过几次会谈，尤以毛维寿、张炎等力主和平解决。最后，接受了中央提出的改编条件，照原番号缩编为师，所有师长团长均由中央另派人接充，原十九路军的高级干部由中央资遣出洋留学或考察，中级干部依其志愿送入陆军大学或高级教育班学习。

协议达成后，十九路军部队离开泉州开到仙游、莆田一带去整编，我奉到蒋介石的密令，囑妥为布置，收缴他们的武器，以免发生意外。我依据蒋介石的意旨，作了适当的安排，在莆田附近布置妥当后，当他们部队开到后正在休息时，即宣布解除武装的命令。这时，十九路军已无一个高级军官在军中，真是群龙无首，所以未鸣一枪，便完成了收缴武器的任务。随后，这些队伍便陆续运到河南等地去整训，听说营长以上的军官全部换成了军校出身的，以后这几个师变成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曾一度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被彻底消灭了！